

长篇小说

THE SIGN

符号

极地上空的灵光

[美] 雷蒙德·库利◎著
刘永淳◎译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最后的圣殿骑士》作者

雷蒙德·库利又一惊悚力作：

人性的救赎还是毁灭？



中国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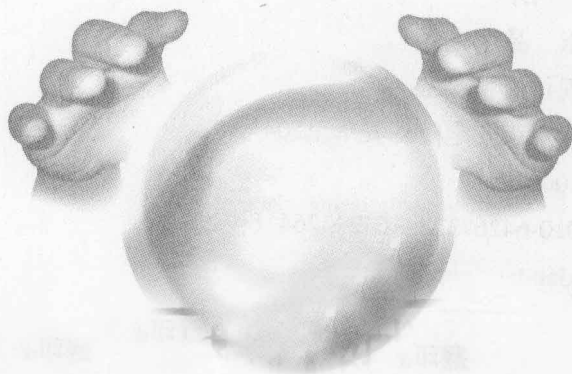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THE SIGN

符 号

极地上空的灵光

[美] 雷蒙德·库利◎著
刘永淳◎译



版权登记号：01-2010-1247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极地上空的灵光 / (美) 库利著 ; 刘永淳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43-0626-2

I. ①极… II. ①库…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7131号

版权所有© Raymond Khoury

版权许可人: Raymond Khoury

经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

著 者 (美) 雷蒙德·库利

译 者 刘永淳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626-2

定 价 34.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幕

一、纳米比亚 骷髅海岸——两年前

当深狭的山谷谷底向他迎面扑来，丹尼·舍伍德面前飞速掠过的荒凉山岩却奇迹般地慢下了脚步。可多出来的这点时间救不了他，带给他的只能是让他在大脑中一遍遍体会那种令人肝肠寸断的极度痛苦——毫无疑问，他将在转瞬之间死去。

可当一切开始的那一天，大家心中充满了多少希望啊！

经过了几乎三年，他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全部任务。他在心里窃笑着，很快就会享受由此带来的丰厚回报了。

这绝对是一个苦差。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项目本身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而紧迫的时间要求、极为严格的安保措施、几乎与家人和朋友的隔绝、高强度的工作和寂寞漫长的孤寂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更为严峻的挑战。而今天，站在这个地球上被上帝遗弃的地方，抬头凝望那明净湛蓝的天空，呼吸着干燥而又略带灰土气息的空气，他忽然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个项目没像新股上市那样，让人们在一开始就对情况清清楚楚。无论微软还是谷歌，谁都不会花大把银子来买这项技术，一项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技术。然而，项目组许诺，成功后会给每个成员一笔丰厚的奖金，那样的话，这笔钱至少对他来说可以给自己和父母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如果将来娶一个妻子，只要她不是挥霍无度的类型，就足可以想生几个就生上几个孩子。

他想，几年后，这一切都会实现的。而到那时他已经好好享受了单身生活的快乐，还有工作给他带来的回报。现在嘛，这些还都是没影的事，他才二十九岁。

是啊，回想起他在马萨诸塞的伍斯特市度过的艰难岁月，对这种在眼前幻化的幸福未来更是充满幻想。走在炙热的沙漠上，经过那些乱七八糟的帐篷和停着正在

加注燃料待飞的直升机停机坪，走向项目主任帐篷的时候，脑中不断回想着参与这个项目的种种经历：从实验室工作到各种各样的现场试验，一直到现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

丹尼多么希望有几个项目之外的人能够与他一起分享这份激动啊！首先就是父母，他完全能够想见他们会多么惊讶与自豪。丹尼从没让父母寄托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愿望落空过，可以说，自打他一落地开始。他又想到自己的哥哥马特，他绝对会为此兴奋得发疯，他甚至都会让丹尼支持他一些冒险的、疯狂的、近乎违法的想法，但管它呢，总之会有那么多可做的事。还有些业内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如果有机会，他也完全可以在他们面前显摆一下。但他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绝对——不允许向团队之外泄露任何信息。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在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明确：项目是秘密的，关乎国家安危，泄密者即为叛国者。就这样，他把嘴把得严严的，当然，这也不是很困难的事，而且已经习惯了。这个产业竞争激烈，有一种根深蒂固而又鲜为人知的内部文化，数以亿计美元的投资也常常是成败难料。那么到终了，你是选择银行账户上一笔八位数的存款还是选择住在联邦安全监狱中一间昏暗的牢房里度过余生，还用想吗？他的手就要敲响帐篷的门——这是一座半钢性墙壁带空调的大帐篷，有一扇硬质门和几扇窗子——却突然把手缩回来。

里面传出了比正常音量高八度的说话声，不仅高，而且愤怒。

是异常愤怒。

他紧紧靠在门上。

“你早该告诉我。这可是我的项目，真他妈见鬼！”一个男人的声音爆发出来，“你应该从一开始就告诉我！”

丹尼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多米尼克·里斯，自己的导师，整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里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在丹尼的世界里占有一个神圣的位置。教授在不同的课堂上给丹尼上过课，并在丹尼做博士论文期间一直给予密切的指导，并最终在许多个月前邀请他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这是丹尼不能错过的一个机会，更是一个荣耀。尽管丹尼熟知，里斯教授比大多数人都更习惯于用这种强有力的、以大声疾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现在，他仍然在这个声音里听出了更多含义——一种伤害，一种自己从未听到过的义愤填膺。

“早告诉了你又会怎样？”这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丹尼并不熟悉，但同样充

满愤怒。

“完全一样。”里斯一字一顿地说。

“我说，还是稍微想想吧，看我们能否一起做点什么，共同做点大事。”

里斯的愤怒丝毫未减，“这件事我帮不了你，我绝不会搅在里面！”

“多米，请你还是……”

“不！”

“想想我们能一起……”

“不！”里斯打断他的话，“你就别做梦了，这绝无可能！”每个字都不容置疑。

门里面一时是铅一样凝重而又紧张的静寂，之后丹尼又听到了那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真希望你没有说出那样的话。”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里斯愤然回道。

没有回答。

里斯的声音又响起来，里面突然夹着一丝不安，“那其他人呢？你还谁都没有告诉，是吧？！”这是一个肯定的判断，而不是在疑问。

“没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才让他们知道你已更改的任务计划？”

“我还没想好，我得先看你的意见。我希望你能帮我把他们争取过来，说服他们加入到这里面。”

“哦，那是绝不可能的！”里斯反唇相讥，“实际上，我倒是打算让他们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多米。”

这话似乎让里斯一下不知所措，“你什么意思？你不让我得逞？”他充满挑衅意味地说。

一阵隐隐的沉默回答了他的问题。丹尼完全能够想见里斯在努力思索的样子。

“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不会……”里斯的声音突然降了下来，似乎突然恐惧地意识到什么，声音再次升高，充满急迫，“天哪，你是不是彻底疯了？”老人声音中的暴怒让丹尼的脊背一阵阵发凉。

他听里斯说道：“你个混蛋！”接着传来越来越近的沉重脚步声，向门的方向直冲过来。另一个男人大声向里斯喊：“多米，别——”这时又出现了第三个声音，“别

那样，里斯！”这个声音丹尼知道，这是马多克斯的沙哑声音，丹尼第一次见到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个把头皮刮得锃亮、脸色铁青的家伙是主管安全的头儿，他少一只耳朵，在曾经是耳朵那个地方的周围形成了星星状的烧痕，被和他同样可怕的那些人叫做“子弹”。这时他听到里斯说：“见你的鬼吧。”门被突然撞开了，里斯一下出现在门口，就面对面站在丹尼的面前，眼睛里满是惊讶。丹尼清晰地听到了金属的叩击声，一个曾在电影中无数次听过但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听过的声音，一个让他那么熟悉的子弹上膛的声音。丹尼认出了那个一直与里斯争吵的男人，他转身对着“子弹”大声吼道：“不！”

里斯身后传来了一声仿佛闷闷的、尖尖的咳嗽回音，接着又一声，科学家向前一个趔趄，脸在痛苦中扭曲着，双腿一软重重倒在丹尼的身上。

丹尼的身体也向后踉跄着，他挣扎着支撑起里斯的身体不让他倒在地上，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他一下子满脑子空白，不知所措。热乎乎的、黏黏的感觉从他的指间滑过，黏稠的暗红色液体从里斯的身体里汩汩涌出，瞬间沾满了丹尼的胳膊和衣服。

他一下没撑住，里斯扑通一声重重摔倒在地，帐篷里的一切突现在眼前：第二个男人僵在那里，惊愕地站在“子弹”旁边，而“子弹”手里正握着一把枪。而此时，枪口已经对准了丹尼。

丹尼一个侧俯身，几颗子弹瞬间撕裂空气，从丹尼刚刚站着的地方飞过。丹尼撒腿就跑，拼了命似的逃离帐篷还有倒在地上的教授。

一口气跑出几十米丹尼才敢回头，看到马多克斯从帐篷里出来，一手对讲机，一手持枪，眼睛瞄着脱兔般消失的丹尼，闪电般地追了上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丹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窜过这个临时营地——这里有一些小帐篷，里面住着一些和他一样的、被这个项目招募而来的科学家。他差点就重重撞在其中两位的身上。

“他们杀了里斯！”他大喊着，匆忙停了一下，用手向主帐篷方向狂乱比画着。“他们杀了他！”他回过头去，看到马多克斯已穷凶极恶地扑杀过来，快得好像长了翅膀。丹尼抬腿又跑，眼角余光中看到他的朋友们满脸疑惑地转向马多克斯时，深红色的鲜血已然从他们的胸口喷涌而出，马多克斯开枪击倒他们却并未减慢追击的速度。

丹尼快速躲向一边，躲在了凌乱的帐篷后面，气儿早就不够用了，双腿的肌

肉像烧着了一样火辣辣地疼，脑子里在拼命想着脱身之策。这时他发现面前的临时车棚里，有两辆老掉牙的吉普车停在里面。他冲过去一下子拽开车门，迫不及待地启动车子，慌乱挂上挡，狠狠踩下油门。车子轰鸣着卷起一阵烟雾和尘土向前冲去，而这时马多克斯已经绕到了他刚才栖身的帐篷边上。

丹尼驾着吉普车在到处是砾石的荒野平原上向前狂奔，眼睛不停地向后视镜里瞄着。毫无血色的手指紧紧抓着方向盘，满脑子的混乱，杂七杂八的想法从四面八方冲击着他的知觉，他根本理不清任何思路，心脏好像要把胸口撞开个口子蹦出去才舒服。但他始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让车子向前冲，冲过这片荒原，远离那个营地，远离那个疯狂的、丧失了人性的、杀了他的导师和朋友的狂魔。然而不管他多么竭尽全力地想找到一个从这个令人恐惧的困境中逃脱的办法，实际上仍无路可逃。他根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附近也没有任何村庄或栖息地，几百英里范围内都没有。

而这正是他们被选择安排到这里的唯一原因。

这种恐惧的折磨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很快穿透了他杂乱的思绪。他赶紧回头，看到营地的直升机正径直向他扑来，转瞬将至，不费吹灰之力。他把油门踏板一脚踩到底，死死不放，吉普车在到处是小石头的起伏的荒野上跳动奔越，还要躲避时而出现的巨砾和死寂荒原上高大树木的干枯残枝，随着吉普车每次带着刺耳的尖叫声向上跃起，他的头都会重重撞上车内帆布车顶。

直升机已然来到了头顶，引擎的轰鸣震耳欲聋，吉普车完全陷在了螺旋桨卷起的沙尘漩涡里。丹尼竭力想透过龙卷风样的沙尘看向前方，但实际上看不看已没有什么分别，因为根本没有路，而这时直升机重重压到了车顶，一下就压扁了吉普车那些单薄的支柱，几乎削掉了丹尼的脑袋。

他驾着吉普车疯狂地左突右撞，全力摆脱着这个空中猎食者的魔爪，汗水不停从脸上滴下来。每每越过的石块和仙人掌树丛时，吉普车都可能侧倾到随时车毁人亡。直升机离吉普车顶只不过几英尺，不时与吉普车相刮撞，那声音听起来像打雷一样。直升机就这样把吉普车扒拉来扒拉去的，如同在玩弄一只冰球。可丹尼没有一丝一毫停下来的想法，肾上腺素是他唯一的驱动力，各种求生本能紧紧抓着他，简直让他窒息，巨大的逃生渴望促使他向前冲去。就在这时，包裹在巨大恐惧漩涡中的丹尼感觉到了一些变化，他觉得直升机似乎上升了一些，他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或许，仅仅是或许，他能活着走出这场噩梦？而此时包围在吉普车周围的沙

尘暴真的消散了——

——而也就在此时，他看到，一条峡谷残酷地、不容置疑地横亘在他面前，如同荒凉的美国西部，这条深深的石灰岩沟壑硬生生把大地豁开，如蛇般蜿蜒着。他曾在无数的西部片中见过这样的场景，并希望有一天能亲自去看看却一直未能如愿，而随着吉普车从峡谷边滑下去，滑入干燥的沙漠空气中，他知道，世界就是这样残忍，他再没有机会自己去看了。

二、埃及 瓦迪纳特伦

盘腿坐在高山上他的老地方，俯视着荒凉的山谷和无垠的沙漠，年迈的神父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前几次来到那片荒凉之地，他的脑中反复回响着一些话，这让他越发有一丝不祥的感觉。而今天，这些话分明有了更为清晰的预示。

它随即就真的来了，一个问题激灵灵由下至上沿着他的脊柱穿过。

“准备好了吗？”

他忽地睁开眼睛，迎着柔和的晨光眨了一会儿。同往常一样，他本能地环视四周，但没有任何意义，看到的和以往没有任何分别。他就这样独自坐在那，周围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生命，不论人还是动物，目力所及，什么都没有。尽管这样的清晨有阵阵的寒意，但汗珠还是从他光光的头顶上滚落。他使劲咽着唾沫，又重新开始凝聚心神。

这时，那声音又来了。

那个声音，那阵低声的耳语，从自己的大脑深处传来。

“上帝马上就要在你面前显现，你准备好了吗？”

带着一丝犹豫，声音中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杰罗姆神父张开嘴结结巴巴地说：

“是，是的，当然，不论什么，您尽管吩咐，我就是您的仆人。”

一开始，没有任何回答。

年迈的神父能够感到汗珠一颗颗地从他沟壑纵横的前额上滚落，一颗，又一颗，滑过高高的眉骨，落到脸颊上。

他似乎能够听到汗珠从他紧绷的、饱经风霜的脸上缓缓地、蜿蜒曲折向下流淌的声音。

这时，大脑中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你准备好去领导你的人民拯救自己吗？准备好为他们而战吗？你愿意去指出他们行为中的错误，尽管他们可能不会听你的吗？”

“是的！”杰罗姆神父大声喊了出来，声音中夹杂着同样多的激情和恐惧，“是的，当然愿意，但怎么去做？什么时候？”

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群山，声音再次响起，简单得只有一个字：“快！”

第一章

南极 阿蒙森海——现在

有隔绝噪音功能的小耳塞机里丝丝的静电声消失了，里面传出了威严可又让人心里放松的节目主持人的声音。

“格蕾丝，和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就在这个当口，在她身后，另一高高的冰墙坍塌下来，发出隆隆的声音，仿佛远处滚过的闷雷。

格蕾丝·罗根——朋友们都叫她格雷西——从镜头前转过身，看着整个冰崖瞬间陷落灰蓝色的海水中，随着一阵暴怒的水雾，不见了踪迹。

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她想着，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自从前一天上了这条船之后，那种凝重的气氛一直笼罩着这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停顿和喘息。

正常情况下，这本应该是12月下旬里一个阳光明媚、令人心情愉悦的日子，在南半球，12月份已是盛夏了。

今天却不一样。

今天，大自然狂乱了。

那种感觉就如同地球的盛装被活生生撕裂，而事实也真的如此，从这个大陆上脱落下来的冰山和得克萨斯州一样大。

这可真的不是地球想要得到的圣诞礼物啊！

冰架的断落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一切只不过才开始。这种灾难性的巨大崩裂引发了可怕迷雾，减弱了太阳温暖的抚慰，尽管肾上腺素让她全身都在亢奋，格雷西仍感到一阵阵寒意。她看到团队里其他人也都明显感到了不适——来自夏威夷的摄影师道尔顿·科万，一个性情欢快的年轻人，过去三年里经常在一起合作，

还有霍华德·芬奇，一个对工作异常严谨、吃苦耐劳的老制片人。但为了他们播出的节目，一切都值了，尤其是，就她所知，他们是这里唯一的新闻报道组。

她站在 RRS 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号极地考察船右侧的观测台上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尽管穿戴着特制的保暖服和手套，仍忍不住浑身哆嗦。这艘隶属英国南极考察计划的三百英尺长、坚固的皇家考察船就是一个漂着的海洋学和地球物理学实验室，现距南极洲西海岸还不到半英里，在白蓝灰为背景的荒凉调色板上，惹眼的深红色船身是这里唯一一抹新鲜颜色。格雷西、道尔顿和芬奇在这个冰雪大陆上已几个星期了，在南极大陆岛上拍摄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大型纪录片。他们本来已打算收拾行囊返航回家过圣诞节的，还有几天就是圣诞。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华盛顿的新闻组打来电话，说冰架的断裂已经开始了，这是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NSIDC）的科学家通过分析卫星对南极冰盖的覆盖范围和厚度测得的各种数据后得出的结论，目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还不多，完全是通过内部人士得到的。趁着还没有竞争对手，而且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号考察船只需一天便能到达现场，格雷西和她的团队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一次独家报道。英国南极考察计划组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进行现场报道的申请，甚至安排了一架皇家海军直升机把他们从岛上接过来。

随船的几个科学家都来到了甲板上，看着分崩离析的冰山，几个人在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着。大部分船员也都出来了，畏缩着，恐惧着，一言不发，愣愣地盯着这个场景。

格雷西转过身来面对摄影机，把麦克又向嘴边拉近一些。在冰层不时崩塌并发出雷鸣般巨响的间歇里，从内陆远方传来的闷闷回声激荡在空气里。

“杰克，造成这次冰架断裂脱离的原因有很多，但在这极其复杂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怀疑的还是融雪水。”

信号通过几个卫星，撞来撞去地传到了一万英里之外位于华盛顿新闻室的空调房里，一阵嘶嘶的声音之后，传回了洛克斯博里略带疑惑的声音。

“融雪水？”

“是的，杰克，”她解释道，“冰的表面融化时会在上面形成水泡，这种融雪水要比下面的冰重，那么，在重力作用下，水一定会沿着裂隙向下流，当越来越多的水流过裂隙，水就像楔子一样把裂隙变成大裂缝直至变成峡谷，而如果有足够的融

雪水持续不断流下来，冰架最终会啪地与大陆断裂。”

其中的物理原理是如此简单。相当于美国面积一个半大的，地球上最高、最冷、狂风肆虐的一块大陆，几乎完完全全被冰壳覆盖，中心最深达两英里厚。冬季里大雪像毯子一样一层层盖在上面，重力使冰雪一点点向下滑动，如同冰冷的熔岩流向海岸。当流动的冰层越出陆地，会继续向前运动，但它不会沉下去，而是会浮在水面，成为我们说的冰架。在冰架超过大陆开始漂浮的地方，有时厚度可达一英里，之后开始变得越来越薄，直到最终与海水交界的地方，厚度大约不足四分之一英里，而那里会形成水面以上高达一百英尺或更高的悬崖峭壁。

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过许多次大的断裂，但从未有如此大的规模。还有，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现场直播的先例。常常是冰架断裂后好久，人们仔细研究和比较卫星拍下来的照片才会发现。尽管格雷西所见证的只是巨大变化中一个区域性的小部分——高耸的冰崖在沿海的地方崩裂坍塌——但已经足以令人震惊而又深感忧虑了。在她十二年的电视新闻生涯中——格雷西在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之后便一头扎到了这项事业里——她曾目睹了许许多多的灾难和悲剧，但这一个，是她有生以来经历的最为惨烈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正目睹着这个星球土崩瓦解。“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洛克斯博里问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理解得正确，这个冰架在上一个冰河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大约一万两千年前，是吗？”

“罪魁祸首就是我们，杰克，正是我们造成的温室效应。我们在地球的两极都能看到同样的情况，不但在这里，还有北极，还有格陵兰，这绝不是自然变迁过程的一部分。几乎和我交流过的所有科学家都确信这种融化在不断加速，并认为我们几乎就到了一个平衡点，一旦越过我们便没有回头路——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人为的全球变暖。”又一巨大冰墙裂开了，跌入大海。

“人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冰架断裂和融化能引起海平面上升吗？”洛克斯博里问道。

“哦，倒不会直接引起海面上升。这个冰架的大部分已经浸泡在海水里了，所以冰架本身不会影响海平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玻璃杯里漂浮了一个冰块。冰块溶化后，并不会使杯子里的水面上升。”

“不会吗？”

“我想，不光是我把六年级的物理知识都忘了吧。”她咧嘴笑着。

“但按你的说法，对海平面还是有间接影响的。”洛克斯博里的语气中透出了专业的感觉，他大概是想给格雷西一个展示自己丰富知识的机会。

“哦，这个区域，南极洲西部冰架，这是科学家关于冰雪融化最关注的一个地方。更确切地说，他们担忧的是冰架后面陆地上巨型冰川的融化，这些冰川可是并未漂浮在水面上。”

“那么，当这些冰川融化时，”洛克斯博里补充道，“海平面就会上升了。”

“完全正确。到现在为止，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冰架正阻止着冰川下滑，打个比方，就像瓶塞不让瓶里的东西流出来一样。一旦冰架断裂，也就是瓶塞掉了，那冰川就会滑向大海而没有任何阻挡，如果是这样，海平面就上升了。而现在这个融化的速度正在加速，远比人们预测的快得多。即使是去年的数据，现在看来都过于乐观了。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而言，人们过去认为南极洲只是个沉睡的巨人，可现在巨人醒了，而从巨人现在的样子看，绝对是个火爆脾气。”

洛克斯博里打趣地说：“我真的不愿这么说，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你说得很对，杰克。”她打断道。她完全想得出他永远晒成褐色的脸上那副洋洋自得的笑容，心里一阵不自在。“代表观众向你致敬。”

“可这不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吗？”

“一点不错。一旦这些冰川滑入大海，再怎么都晚了，而且……”

她的声音突然弱了下来，好像出事了：突然一阵混乱在人群中炸开了，到处是震惊的尖叫和喘息，还有纷纷指向断裂冰架的手臂。话还卡在嗓子里，她看到道尔顿从摄像机的监视器后面露出头来，直盯盯看着远处的天空。格雷西一个转身，背向镜头，这时，她看到了。

就在天空里。在这个断裂崩塌的冰架上方几百英尺高的上方。

一个明亮的，不断闪烁的光球。

这个球就在那里，而且一动不动，仿佛静止了一样。

格雷西屏气凝神看着这个东西，并一步步挪到了轮船的护栏边。她不知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但不论什么，她都无法把视线移开。

这个东西——不，她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它是圆形的，但怎么说呢？怎么看都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实体。它本身和空气一样轻，就好像空气自己

在发光，可亮度并不均匀，在核心区发出的光更为强烈，有着更为微妙的变化差异，渐渐向边缘方向变得越来越弱，仿佛是一个眼球的特写镜头。这个球看起来并不稳定，似乎一碰就会碎掉，好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或者说，就是水，就这样悬在空中，散发着光芒。但格雷西清醒地知道，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她快速看了道尔顿一眼，他正在把摄像机对准这个场景。“你拍到这个了吗？”她脱口说道。

“是的，可，”他快速回答着，眼睛正从她头顶望过去，脸已扭曲成了极度疑惑的表情，“天哪，那到底是什么啊？”

第二章

格雷西的视线已被紧紧锁住了，它就停在那，悬浮在冰架上方灰蒙蒙的天空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此的超现实，如此的神秘。

“那是什么？”芬奇问道。他用手扶着眼镜，不停轻轻调着位置，好像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楚。

“不知道！”她在竭力分析着看到的景象，肾上腺素忽地涌遍全身，让她兴奋不已。快速地，几乎是本能地在大脑中搜索着所有的可能性，但没有任何答案。她想不出任何一点可以参照的相似情境，一点点都没有。

她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挤在护栏旁边的科学家，他们一边交谈，一边激动地比画着，也在极力试图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格雷西，你身后怎么了？”她的耳麦中传来了洛克斯博里的声音。

一时间，她竟忘了这是在直播。“你们在看吗？”

几秒钟内，传来了回音，“不是太清晰，但那，哦，我们看到了——那是什么？”

她努力镇定下来，大方地面向摄像机，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有任何颤抖。“我不知道，杰克。它突然出现在那里，看起来像是光环或晕圈或者某种……你等等。”她环视一下四周，扫视着天空，看看是否还有别的什么。隔着一层水雾，她看到太阳还在它的位置上，茫然地统治着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没有变。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他们的船，还有……那个叫什么呢？她根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名称。它仍在那里明亮地闪烁着，半透明，其质地让她想到深海里那种庞大的水母，悬浮在半空中。而且它看起来好像还在旋转，尽管很慢，但给人一种真实的厚度感。

而且，有种怪怪的感觉，她在想，那东西似乎……有生命。

她睁大眼睛盯着它，尽力不让脑子里有任何其它的、奇异的想象，只是一心想

要弄清楚它到底有多大。一开始，她觉得应该和一个热气球大小差不多，之后又改变了想法，觉得应该更大些，或许和焰火在空中绽放时的一个火球相仿。它确实很大，但天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照，所以很难说清楚是个什么规模。她用眼打量了一下冰崖的高度，她知道这个高度大约在一百五十英尺左右，天上的这个东西差不多同样大，直径也在一百五十英尺，或许还大些。

道尔顿从摄像机后抬起头来问道：“你觉得它是某种古怪的极光之类的东西吗？”

她也在这么想，怀疑是否是光的把戏，是从冰上反射出来的一种幻象。在南极洲，太阳在夏天可从不落山，而是一直沿着地平线画圈，“白天”稍稍高一些，“晚上”稍稍低一点——几乎就是日落前后的高度。有些人需要适应一段，这种特别的地方说不定就会搞点什么把戏出来。可今天，格雷西怎么都解释不了所看到的東西，因为这景象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

“或许吧，”她回答道，又好像是自言自语，陷入了沉思中，“我觉得现在不是那个时候啊……而且我肯定，极光现象只在天黑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格雷西！”又是洛克斯博里，他还在等待着回答。她再次意识到此刻这里还在现场直播呢。而且是向全世界的观众直播。

万能的上帝啊！

她尽力放松下来，换上可爱的笑容面对摄像机，尽管心里有无数只兔子在跳。

“这只是……这真的很奇特，杰克。我从未见到过像今天这种情况。或许船上有人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们这里有好多专家呢。”

道尔顿提起三角架，跟随格雷西挤向甲板上的科学家和船员，但仍将镜头对着天上的景象。

人们在激烈地、急迫地讨论着，但从他们的身体语言格雷西感到了事情的不妙。如果这是某种罕见但自然的现象，他们是不会表现出现在这个样子的，而现在她看到大家都是满腹疑虑，甚至不仅仅是疑虑，而是——一片震惊。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一个一直在用望远镜观察的人转过身来，恰与她四目相对。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是一个古生物气象学家，上船不久就见到过，叫杰布·西蒙。从他的眼神里，她看到了与自己同样的疑惑和不安，这让她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感觉。她正要开口时，所